



世界经典海洋作品译丛

美国著名博物学家、环保运动之母、《寂静的春天》作者
蕾切尔·卡森「海洋三部曲」开篇之作

〔美〕蕾切尔·卡森◎著

徐依含◎译

海 风 下

UNDER THE SEA-WIND

惊险、奇妙、史诗般的海洋生物迁徙之旅



海洋出版社

海风下

〔美〕 蕾切尔·卡森 著

徐依含 译



海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风下/(美)卡森(Carson, R.)著,徐依含译.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6.6

(蕾切尔·卡森海洋三部曲)

书名原文: Under the Sea-Wind

ISBN 978-7-5027-9422-4

I. ①海… II. ①卡… ②徐… III. ①海洋生物—普及读物 IV. ①Q178.5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598 号

总策划: 刘 斌

责任编辑: 刘 斌

责任校对: 肖新民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排 版: 海洋计算机图书输出中心 申彪

出版发行: 海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716 房间)
100081

经 销: 新华书店

技术支持: (010) 62100055

发 行 部: (010) 62174379 (传真) (010) 62132549
(010) 68038093 (邮购) (010) 62100077

网 址: www.oceanpress.com.cn

承 印: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56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海的边缘

第一章 涨潮·····	3
第二章 春季迁徙·····	14
第三章 相约北极·····	26
第四章 夏之末·····	43
第五章 风吹向海·····	51

第二部 海鸥迁徙路

第六章 春海徊游客·····	61
第七章 一条鲭鱼的出生·····	65
第八章 浮游生物猎食者·····	72
第九章 海湾·····	78
第十章 海上航道·····	88
第十一章 海上“小阳春”·····	98
第十二章 拉起围网·····	108

第三部 河流与海洋

第十三章 向大海进发·····	119
第十四章 冬日庇护所·····	130
第十五章 返航·····	141



第一章 涨潮

一片阴影悄无声息地掠过海峡东面，阴影深处矗立着一座岛。岛的西海岸有片狭长的海滩，湿沙上倒映着泛着白光的明净天空，水面上好似打通了一条明亮水道，从小岛海滩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沙和水都闪着银光，几乎看不出它们的交界处在哪里。

岛很小，小到一只海鸥只需扑腾二十来下翅膀就能横穿它。从小岛的东北角开始，夜幕渐次降临。沼泽草肆意摇摆着，周遭的水面昏暗下来。低矮的雪松和冬青树也渐渐被阴影笼罩。

黄昏时分，一只奇怪的海鸟从浅滩外围的繁衍地飞到小岛上。它的翅膀是纯黑色的，展开后比成人手臂还宽。它平稳地飞过海峡，不慌不忙，步调节奏与那条水道闪亮的光芒被阴影一点点吞噬的速度相仿。它是剪嘴鸥属（Rynchops）的，名叫灵俏。

快到小岛岸边时，它压低翅膀飞向水面，黑色的轮廓清晰地倒映在灰色的海面上，像鹰在高空瞬时飞过留下的影子。它的到来悄无声息，振翅轻得几乎听不见，即使有声响，也被海浪拍打湿沙的哗啦声湮没了。

乘着最后的朔望潮^①，灵俏和它的同伴来到海峡与海之间外阻隔带的沙滩上。此时新月的月牙刚刚升起，海水在月球引力的牵引下拍打着海滨沙丘的燕麦草。它们刚在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海滨过完冬，

① 新月或满月后的第一次潮汐，此次涨潮和退潮落差是最大的，又称大潮。

就一路向北飞来这里。时值六月暖阳，它们会在海峡边多沙岛屿或是外沙滩上产卵孵蛋，孵出米黄色的雏鸟。不过长途飞行颇为疲倦，它们得先小憩一番。白天，它们会趁退潮时在沙坝上休整，晚上则在海峡周围的沼泽地一带遨游。

月圆之前，灵俏会想起这座小岛。它坐落在一处静谧的海峡里，南大西洋的海浪在海峡两岸汇聚。小岛的北面有一个深沟，从而与大陆架分隔开来，潮水在沟壕间剧烈穿行。小岛南面的沙滩坡度很缓，因此渔民可以在浅水区耙扇贝、撒长围网，一直走到半英里开外海水才会没过腋窝。浅滩一带，成群结队的小鱼在此觅食，小虾米翻转着尾巴四处游弋。浅滩区的生物丰富多样，吸引黑剪嘴鸥每晚来此。它们在水面低飞，尽情觅食。

日落时分，潮水退尽。现在又开始涨潮了，海水漫过滩涂，那是剪嘴鸥下午的休憩地，从沙滩最前端一直涨到沼泽地。一整晚，剪嘴鸥展开纤长的双翅滑翔，不断寻觅乘涨潮水游入海草漫漫的浅滩区的小鱼。剪嘴鸥总在涨潮期觅食，因此亦叫涨潮鸥。

小岛南面，沙滩水深不足一尺，海水柔和地冲刷着沙滩，灵俏开始在浅滩区四处盘旋。它身姿轻盈而敏捷，向下俯冲后又将高高腾起双翼，看起来有几分让人诧异。它深低着头，如此一来，它刀刃般锋利的下喙就能劈开水面。

灵俏的喙在海峡波澜不惊的水面上划出一小道沟壑，激起一层层小波纹。震动波穿透水体，传到多沙的海床后，又反射回来，形成的信号波被刚好在浅滩区巡游觅食的鲑鱼和鲮鱼^①收到。鱼类世界中，许多讯息都是通过声波传递的。有时，声波震动预示着头顶上方有成群小虾米或桡脚甲壳类“美食”出没。因而灵俏洒水飞过后，饥饿的小鱼便好

① 鲮鱼是一种小型米诺鱼，喜成群出没，常见于浅水湾、海湾及滨海沼泽地。

奇起来，纷纷顶开水面。而灵俏盘旋一阵后，立即沿原路飞回，只消快速张合几下短小的上喙，三只小鱼就到口了。

呷——呷——呷——，灵俏叫着。哑——哑——哑！哑——哑——哑！哑——哑——哑！它的叫声尖锐刺耳，沿着水体传到远处的沼泽地，那儿传回了其他剪嘴鸥的应和声，好似回声。

海水一点点涨上来，漫过沙滩，而此时灵俏正在小岛南岸往复飞行，飞过去时引诱鱼儿顺着它飞过的水道浮上水面，飞回来时刚好将鱼儿一口吞下。吃饱喝足，饿意全消后，它便拍打五六下翅膀腾空而起，绕着小岛飞起来。它在沼泽地东端高飞，身下有一群鲮鱼正在海草丛间穿梭。好在剪嘴鸥翼展太宽，无法在水草丛间飞行，因而对鲮鱼群构不成什么威胁。

岛上有座码头，是住在岛上的渔民修建的。灵俏对高空翱翔乐此不疲，它飞过码头，旋即调转方向穿过排水沟，远远飞过盐沼地，加入了另一群剪嘴鸥的行列。它们组成长队，一齐飞过沼泽地，时而好似夜幕中的暗影，时而好似亮闪闪的鸟群（鸟群像燕子一样极速翱翔时，会露出白色的胸脯和闪亮的腹部）。这群剪嘴鸥一边飞一边提高嗓音叫起来，组成了一支奇异的晚间合唱团，音调时高时低，时而轻柔如鸽子的咕咕声，时而粗野如乌鸦的叫声，和声高低起伏，渐强渐弱交替演绎。合唱团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在静谧的空气中，好似远处传来的猎犬长嚎声渐渐弱去一般。

涨潮鸥绕着小岛飞了几圈，在浅滩区往返穿行好几次后，往南飞去。涨潮期间，从头到尾它们都会在海峡静水区集体觅食。它们喜爱漆黑的夜晚，而今晚水天之间隔着厚厚的云层，挡住了月光。

海滩上，潮水舒缓，水花轻轻抚过一排排珍珠贝（jingle shell）^①和

^① 珍珠贝是一种小型软体动物，壳极薄且有色泽，通常呈金色、柠檬色或桃色。因为空壳堆积在沙滩上时常发出叮咚声，故又名叮咚贝。

尚未发育成熟的扇贝（scallop）^①，发出轻微的叮咚声，又轻快地渐次漫过海白菜，引得下午退潮时躲进去的沙蚤纷纷跳了起来。海蝗虫背朝下、四脚朝天地漂浮着，借助沙滩小浪花的冲力在水里蹦来跳去。海水里相对安全，它们的天敌沙蟹虽轻手轻脚，步伐矫健，不过一般到了晚上才在沙滩出没。

除了剪嘴鸥，在晚上小岛的周边海域还有许多生物出没，它们在浅滩区四处觅食。夜色越来越浓，海水也没过沼泽地，越涨越高，这时两只钻纹龟（diamond back terrapin）潜入水中，加入在沼泽地里潜游的同类中去了。它们是雌海龟，刚刚在涨潮线以上的沙地产完卵。它们用后肢在软沙上刨啊刨，刨出一个罐状洞穴，穴深不超过自己的身长，这样窝就做好了。接着它们就开始产卵，一只产了五枚，另一只产了八枚。它们小心翼翼地用沙土把卵盖上，然后在上面爬过来又爬过去，好把窝隐蔽起来。沙地上还有不少别的窝，不过都不满两周，因为钻纹龟的产卵季从五月才开始。

灵俏追随鲮鱼一路飞到了沼泽地避风处，看见了在潮水翻涌的浅水区潜游的那两只钻纹龟。钻纹龟轻轻咬了咬沼泽地里的水草，几只蜷缩在扁平叶梢上的小蜗牛就成了它们的腹中之物。有时，钻纹龟会游入水底捕食螃蟹。此刻水下立着两根细圆柱，好似钉进沙地的木桩，其中一只钻纹龟正从圆柱间穿过。它们其实是大蓝鹭的双腿。大蓝鹭喜欢独居，每晚都飞离巢穴来到三英里外的小岛上捕鱼。

大蓝鹭一动不动地站着，脖颈扭向肩膀一侧，它的喙已准备就位，只要有鱼儿从腿边游过，就一口啄下去。钻纹龟往深水区游去，顿时一条胭脂幼鱼被吓得惊慌失措，赶忙往海滩边钻。眼尖的大蓝鹭留意到了这一响动，迅猛一啄，一口把鱼横叼住。大蓝鹭随即把鱼往空中一抛，

^① 扇贝壳在东、西海岸均十分常见，它们跟牡蛎和海贝一样，都属于可食用贝类，不过一般市场上贩售的仅是扇贝的瑶柱部分。

对着鱼头猛咬下去，一口便吞下了整条鱼。这是当晚它捉到的第一条鱼，此前只捉到了些不起眼的小虾米。

海滩上横着一道线，那是涨潮线，上面布满杂物：几簇被海浪冲上岸边的海草残骸、几截木棍、风干的蟹脚，还有残缺的贝壳碎片。而此刻，潮水已快涨到一半的位置。涨潮线上方的沙地传来一阵微微的骚动，原来钻纹龟最近开始产卵了。这个产卵季产下的卵要到八月才会孵化，但许多去年孵化的幼龟此时仍躲在沙洞里，尚未从慵懒的冬眠中苏醒过来。靠着胚胎期残存的一点点蛋黄养分，钻纹幼龟挨过了冬季。也有许多幼龟夭折了，因为去年冬季很长，冰霜渗进了沙地深处。即便幸存下来的，也很虚弱，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龟壳里的躯体萎缩得厉害，甚至比它们刚孵化时还小。这些幼龟在沙滩上有气无力地爬着，而成年龟正产下新一代幼龟。

潮水涨到一半时，钻纹龟卵床上的草丛末梢突然摇晃起来，好似一阵轻风吹过。沙地上的草丛被拨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只久经沙场、嗜血如命的老鼠。它穿过草丛来到水边，四肢和粗尾巴所蹭之处皆留下一道光滑的印痕。它跟配偶及其他同类生活在一个渔民存放渔网的旧棚里。岛上鸟类众多，靠着鸟蛋和雏鸟，老鼠一家的伙食还算丰盛。

老鼠从钻纹龟巢穴边的草丛边往外探了探头，这时大蓝鹭正扑打着强劲有力的双翼，从水面上腾空而起，像打水漂的石头一般连环跳跃几次后，往小岛北岸飞去。原来它看到了两位渔夫，他们正乘着小船自小岛西端而来。出发前，他们在浅滩区的海底借着船头火炬的光亮叉比目鱼。船头发出一道黄光，照亮了前方黯淡的水面，连船头所经之处泛起的片片涟漪也披上了柔光，往岸边荡去。沙床边飞来两只萤火虫，在草丛间光彩熠熠。它们一动不动，直到船开过南岸，往镇上的码头开去。此时，老鼠才抄小道退回沙地。

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钻纹龟蛋的味道，这些蛋是母龟刚产的。老鼠兴奋极了，边嗅边吱吱吱地叫，它开始刨土，不到几分钟就发现了一枚蛋，它刺穿蛋壳，吸出卵黄。接着它又发现了两枚蛋，可它刚要吃，就听到附近沼泽草丛传来一阵骚动——一只幼年钻纹龟正挣扎着从水草根与淤泥缠身的浑水中爬上来。一团黑乎乎的身影穿过沙地，踩水前行。老鼠一口咬住小龟，穿过沼泽草地，蹿到更高一点的圆丘上去了。它聚精会神地咬开钻纹龟纤薄的外壳，丝毫没有留意到圆丘四周的潮水正一点点涨上来。这时，大蓝鹭正一步步涉水退回岛岸，恰巧遇到这只老鼠，便一口咬住了它。

除了水流声和水鸟叫声以外，那小岛上几乎没什么声响。海风睡着了。水湾边传来了浪花拍打沿岸沙滩的声音，可远处的大海却缄默着，微弱得不及一声叹息，仿佛大海也在声音之门外睡着了，只听得到均匀的呼吸声。

寄居蟹拖着壳房子在海岸线偏上的沙滩上挪移，只有耳朵异常灵敏的人才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响：对足在沙地上来回移动，螯足拽着壳体赶超同类。它的螯足不止尖锐，还感受得到飞溅而出的细微水滴，如小虾米被鱼群追逐时跃出水面溅出的水花。但在夜晚，小岛海边和海水中的这些声响，人耳是听不到的。

陆地上也悄无声息。早春序曲是由一种瘦虫奏响的，此后便是多板贝撩拨贝壳发出的滋啦声，在春夜里不绝于耳。雪松上睡着的鸟儿（寒鸦与知更鸟）时不时醒来一阵，在倦意中彼此啁啾几句。午夜时分，一只知更鸟模仿着白天听来的鸟叫声开始吟唱，期间还加入自创啾声、咯咯声和口哨声，足足唱了快一刻钟才安静下来。整个夜晚再度只剩波涛声。

那晚，许多鱼儿从海峡深水区游来，它们背鳍柔软，肚子滚圆，周身裹着大片银鳞。这是一群刚从海里远道而来洄游产卵的鲱鱼。一连几

天，鲱鱼都躺在海湾浪花线之外。今晚，乘着涨潮水，它们游过了铿锵作响的浮标（渔夫从海峡外回来时就靠这些浮标导航），进入湾口，经航道横穿海峡。

夜越来越深，潮水也步步逼近沼泽地高处，马上就快涨到河口了。银色的鲱鱼加快游速，凭直觉游入盐度较低的水流，盐度差异是通往淡水河的导航线索。河口很宽，水流缓慢，但只占海峡的一小部分。河岸遍布盐沼地，即便沿着曲折的河道往上走很久，依然能感受到潮汐的律动，闻到海水的苦味，这律动和苦味都在为海洋做代言。

洄游的鲱鱼中，有些才三岁，是第一次洄游产卵。有些比它们大一岁，是第二次洄游到这条河的上游产卵。能游到这里的都是最善游的，它们不仅要经历河流的百转千回，还要躲开冷不丁出现的渔网。

那些三岁大的鲱鱼对这条河的印象非常模糊，这里的“印象”一词倒不是说鲱鱼像人类一样拥有记忆，而是说它的鳃和侧线能敏锐地感知近海水体盐度差异及水流节奏与振动的变化，并能据此迅速做出反应。三年前，它们离开这条河，顺流而下抵达河口，在秋风飒爽之时游入大海，那时的它们几乎还没有人手指头长。尔后它们在海里畅游，以小虾米和片足类为食，全然忘记了这条河。它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其无人能寻。也许它们在水面以下温暖的深海过冬，在大陆边缘出没，在微弱的暮光之中养精蓄锐，偶尔到一片黑暗且宁静的深海里游一遭。到了夏天，也许它们会到开阔的海域巡游，捕食丰富的浮游食物，在闪亮的鳞片下长出一层层壮实的白色肌肉，储备肥美的脂肪。

地球三次穿过黄道带，期间鲱鱼在大海里自如巡游，它们的航线只有鲱鱼自己知道，也只有它们自己才会去追随。到了第三年，太阳渐渐南移，海水也跟着慢慢变暖，鲱鱼敌不过本能驱使，终于返回出生地产卵。

这会儿游来的大部分是雌鱼，鱼肚鼓囊囊的，里面全是待产鱼卵。

繁殖季已到末期，洄游的鲱鱼大军早就到了。最先游到淡水河的雄鱼已抵达产卵场，不少满腹鱼卵的雌鱼也一样。第一批到达的鲱鱼中，有些一路逆流而上，游到一百英里处尚未成形的河流源头，那是片黑黝黝的柏树沼泽地。

一条雌鱼每个产卵季会产十万多枚卵。产下的卵中，大约只有一至两条能历经淡水河和大海的重重考验，及时洄游到出生地产卵，但正因为自然选择如此严苛，种群的数量和质量才得以保持稳定。

早在傍晚时分，一位住在岛上的渔夫跟另一位城里的渔夫就动身准备自家的刺网^①了。他们在河西岸差不多正对面的地方扎了一张大网，渔网沉入河中，占了很大一块地。所有本地渔民都知道（这秘密由祖父传授给父亲，再由父亲传授给他们），海峡那边来的鲱鱼进入河口浅滩后，常会冲到河的西岸去，而那里没有开放的水道。因此，西岸摆满了建网^②之类的固定渔具，而那些使用移动渔具的渔夫得历经好几轮残酷的竞争才能抢到仅剩的几个布网点。

今晚刚安置好的刺网上方有一根长长的牵引线，和建网相连的那头固定在标杆上，而杆底则深扎于松软的河床上。去年渔夫还为此大吵了一架。因为建网主人发现，有些渔夫把刺网布在建网的正下方，于是建网截获的大部分战利品最终都跑到刺网里去了。用刺网的渔夫寡不敌众，只好撤到河口另一边，接下来的捕鱼季都只能在那儿捕鱼。但那里根本捕不到多少鱼，为此他们愤愤不平，咒骂建网渔夫。今年，他们尝试采用黄昏后布网，破晓前收网的策略。建网渔夫日出后才去料理渔

① 刺网可固定在河床底部，可拴上浮子后浮在水面，也可布在任何中层水域。但不管固定在什么位置，它在水中都像网球网一样呈垂直状。鱼穿过刺网时，鱼头两旁向外微张的鳃盖会被网眼卡住，因而被困。流刺网会拴上铅垂沉入水底，并随潮水漂移。

② 建网由木桩固定在水下，由网袋、网墙、网圈等部分组成，形如迷宫。建网开口一般在沿海鱼类洄游的通道上，以引导鱼类游入网墙。鱼群一旦进入网口并绕游几圈后，便找不到出口，并因此被捕。

网，而那时候刺网渔夫已把渔网收到船上，开船回下游去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偷偷捕过鱼。

到了半夜，潮水快涨满了。此时浮子开始上游下摆，第一波洄游鲱鱼撞网了。浮标线剧烈抖动，好几个浮子被拽入水下。一只四磅重的雌鲱鱼一头扎进刺网的网眼中，正奋力挣脱。它对着渔网猛冲，网线环口顺势滑入鱼鳃，勒紧了纤细的鳃丝。勒紧的网线好似灼烧的卡颈圈，它再度挣扎想要逃脱，可“卡颈圈”却好似一个看不见的恶魔，使它进退不得，既无法游到上游，也无法回头找寻它之前游过的河口。

那晚，浮标线上下抖动了好几个回合，很多鱼都被刺网困住了。鱼原本借鳃盖的张合，用嘴吞入新鲜海水再运输至鳃丝，而网线扰乱了鳃盖原本的张合节奏，因此大部分鲱鱼一点一点地窒息而死。有一次浮子颤动得异常剧烈，一连十分钟都被拽在水面下。原来是一只潜水鸟——鸕鶿为追捕一条鱼在水下五英尺之处疾速潜游时撞上了刺网，肩膀卡在了网上。它拼命扑腾翅膀，疯狂滑动蹼足，但一切努力都于事无补。很快，鸕鶿就淹死了。它的尸体在刺网上无力地漂摇着，身旁是二十来条银色的鱼身，鱼头齐刷刷地指向上游产卵场，而最早到的那批鲱鱼正在那儿等待着它们的到来。

最早的五六条鲱鱼落网后，伏居在河口的鳗鱼就觉察到，大餐马上就要开始了。从黄昏起，它们就蜷着身子沿着河岸滑行，用吻刺探蟹洞，跟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一样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鳗鱼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力更生的，但要是能逮着机会，也会抢食渔夫刺网里的猎物。

河口附近的鳗鱼几乎全是雄性。幼鳗从出生地大海游到河口后，雌鳗继续溯流而上，但雄鳗则一直在河口周围等待，一直等到它们“将来的伴侣”长得体肥身圆为止。之后，雌鳗会跟雄鳗再度会合，一齐游回大海。

沼泽地水草丛根下的洞口，鳗鱼露出脑袋，身体轻柔地前后摇摆着。它们大口咽下海水，努力辨别其中的味道，它们灵敏的味觉捕捉到了血腥味。此刻，鲱鱼仍在奋力挣脱渔网，鲜血从鳃里渗出来，向水体四周慢慢扩散。一条又一条的鳗鱼钻出洞口，沿着血腥味直奔渔网。

那晚鳗鱼享用了一顿皇家盛宴。渔网里的大多是雌鲱鱼，满腹鱼卵。鳗鱼用尖牙咬穿鱼腹，将鱼卵悉数吞下。有时它们会钻进鱼腹吃掉全部鱼体，最后把鱼吃得（除鱼体内另外一两条正在咬噬的鳗鱼外）只剩空空的皮囊。像鳗鱼这样的猎食者，平日里根本活捉不到在水里肆游的鲱鱼，享用此等大餐的唯一机会就是去刺网里抢。

夜越来越深，涨潮期已过，游向上游的鲱鱼渐渐变少，刺网也捕不到新鲜鱼了。借着回流向海的潮水，一小撮退潮前被捕但没被完全卡死的鲱鱼重获自由。逃脱刺网的幸运儿中，有些被建网的牵引线吸引，顺着小网眼的渔网网墙游入建网的中心，随即被困在网笼里。但大部分都溯流而上几英里，在上游休憩，直到下一次涨潮。

竖立在小岛北岸码头上的标杆露出两英寸长的湿水印，这时渔夫拿起提灯和一对船桨，走下码头。渔夫沿路发出的各种声响打破了夜空的寂静。他穿着靴子向码头走去，脚步颇为沉闷，把船桨安到桨架时发出咯噔一声巨响，划动船桨时激起巨大水花。他要开船去镇码头接他的搭档。小岛又静谧了下来，等待新的一天到来。

尽管东方的晨光还没亮起，可笼罩着海水和空气的那片黑暗却明显淡了些。跟半夜时的黑暗比，此时的黑暗已远没有那般坚不可摧。一阵清风从海峡东边吹来，吹动退去的潮水，在海滩上激起朵朵小浪花。

大多数剪嘴鸥都离开了海峡，顺着海湾飞到了外堤岸。只有行文开头的那只灵俏还在。它似乎一直环着岛飞，一会儿飞到沼泽地，一会儿飞到布满鲱鱼渔网的河口，绕一大圈再飞回来，乐此不疲。它又一次

穿过海峡往河口飞去，这会儿天亮了，远处有两名渔夫正调整船舵，好停靠在刺网的浮标线旁。此时，他们正站在船上铆足劲儿拉渔网下的锚线，而白茫茫的雾气从水面那头飘来，环绕在他们周围。锚拉上船时还顺带扯了把川蔓藻，随后才被抛到船底。

灵俏在水面上方低飞，往上游飞了一英里后调转方向，绕着沼泽地飞了一大圈，最后又飞回了河口。飘来的晨雾里沁着浓浓的鱼腥味和水草味，水面那头渔夫的叫嚷声也清晰可辨。他们一边咒骂一边用力捞起刺网，一一取下上面的鱼，然后把滴水的渔网堆叠在小船平整的底板上。

灵俏飞过小船继续往前，振动了五六下翅膀。此时，一名渔夫用力向外掷了个东西——原来是个鱼头，头上似乎还连着壮实的白色脊椎骨。那是鳗鱼大餐后啃剩的雌鲱鱼骨架，除了鱼头，只剩鱼骨。

它飞回河口又遇到了渔夫一行人，他们正乘着退潮潮水往下游开去。渔网边有六七条鲱鱼，其他的都被鳗鱼啃得只剩鱼骨架了。海鸥已在布过刺网的水面旁聚集，面对渔夫抛弃的美食，尖叫着，无比雀跃。

海水穿过海峡，退向大海，退潮节奏很快。此时，东方的晨光穿透云层，迅速掠过整片海峡。灵俏转过头，朝着退潮的方向，飞向大海。